



上

# 时 间 都 知 道

随侯珠 著

T  
I  
M  
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时 间 都 知 道

随侯珠 著

上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都知道 / 随侯珠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9 (2017.2 重印)  
ISBN 978-7-5500-1942-3

I. ①时… II. ①随…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3266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 名 时间都知道  
作 者 随侯珠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燕 兮  
责任编辑 王俊琴 李梦琦  
特约策划 燕 兮  
特约编辑 柴鹤嘉  
封面设计 郑力晖  
封面绘图 E.Peat  
版式设计 王雨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18.7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1942-3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

赣版权登字: 05-2016-31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001
Chapter 1	十年时筒	003
Chapter 2	心上人，是心上的人	020
Chapter 3	一切都是戏	039
Chapter 4	实习新人生	058
Chapter 5	猝不及防的分手	079
Chapter 6	每天都被误会	097
Chapter 7	瓦妮莎的微笑	117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8	献给爱丽丝	134
Chapter 9	算是交往了吗	153
Chapter 10	青林之行	171
Chapter 11	他的招待	189
Chapter 12	恋上小狐狸	208
Chapter 13	失意的灵鸟	228
Chapter 14	年轻的浪漫	244
Chapter 15	易茂风云	265

2016年8月24日，A城国际机场。

一个鲜眉亮眼的女人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走出安检，步履如飞，身后的烟灰色行李箱和提包跟着她快速奔向候机室。女人面容秀美，看不出年龄，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米色长裤，装饰就只有手腕上的卡地亚女表和一条挂在脖颈上用来防晒的丝质印花围巾。

干干净净，又不失明亮动人。

她叫时简，今年三十岁刚出头，五年前被丈夫叶珈成顺利“骗入”婚姻围墙里，成为太太一族，婚龄五年，婚姻状态……很幸福。

即将到登机时间了，时简小跑两步，同时耳边如风刮过，似乎有人从她身边走过，气场强大。来不及停下来回顾两眼，时简继续往前走，一不小心，脖颈的丝巾掉落下来，时简赶紧对着电话里的人交代两句，挂了手机。

正要弯腰去拾，一双小小的手先帮她捡回了丝巾，时简顺着视线望过去，入眼是一张粉嫩的脸蛋。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将丝巾递给她，脆生生道：“姐姐，给……不用谢。”

“不用谢”快得时简都还没来得及说谢谢，小女孩就已经快速跑开了。

嘴角不自觉上扬，时简看了看腕表显示的时间，她几乎是掐着点到的登机口，心里有些无聊的得意，思及刚刚被可爱的小朋友叫作姐姐，

心情更是美妙。

提着 20 英寸行李箱登上机舱，路过商务舱，位子已经全部坐满人，除了……第一排靠窗的位子。她这次临时飞日本东京，昨晚订票的时候发现已经没了商务舱，所以看到商务舱第一排位子还空着，第一反应是有人还没有登机？

登机时间已过，手腕的表流畅地走着。半个小时，时简重新开机，百无聊赖地给叶先生发了一条消息。

叶先生回她：“还没起飞？”

“没有，突然航空管制。”

……

15 点 12 分，飞机终于起飞。

只是……

17 点 38 分，这架从 A 城飞日本东京的 NE8904 航班在关东地区的天山高原坠毁，机上 234 人罹难……

## Chapter 1 十年时简

2006年，冬夜。

时简从红色羽绒服里掏出一部粉色音乐手机，荧荧亮着的蓝色屏幕显示深夜十一点了，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易霏还是没有从嘉仕铂出来。无聊，她用手指抠了抠贴在手机背面的一串粉色小星星，心想自己以前的品位还挺有意思。

今年的冬天好像是A城最冷的，就是忘了有没有下过雪。时简在嘉仕铂大门前的花坛前蹦了两下，身后是一簇簇修剪整齐的灌木丛。嘉仕铂会所位于东祈江旁，靠近九街，现在这个时间点，附近一带还很热闹，灯红酒绿的；夜市小摊也来这儿做生意，遥遥等在街对面，电动车上方挂着四个会闪的红字——王记番薯。

各种品牌乱冒的年代，吃个番薯也要讲牌子。

还是找点事儿做吧。时简花了五分钟时间买了两块王记烤番薯回来，中间视线不忘瞄着大门左侧停车区那辆牌照尾号为06的奔驰。番薯刚出炉，热乎乎地暖着手，但时简的心里有点儿烦闷，不知道今晚要等到什么时候。低头用力咬了口番薯，抬头——她以最快的速度将嘴里的番薯吞咽下去，拿出包里的文件袋，不管如何先朝易霏奔过去。该出来时不出来，在她想安安心心吃个番薯再等的时候，出现了。

前方大门走出的一帮人，摇摇晃晃的，唯有易霏最笔挺，黑色头发，短而削薄，长眉乌目的长相显得很年轻，他朝着同行的人点点头，抚了



抚自己的袖子，扣上。然后，他走向黑色奔驰；她走向了他。

“易先生。”

“易总。”

隔着风，男人听到有人叫他，换了两种称呼。女孩的声音，有点儿急，导致尾音上扬。易霏侧过头，目光缓缓地转向朝他走来的女孩。

女孩看他的样子，仿佛他如今晚夜里的一道光。

前方车子大灯亮起，刺白地打过来，易霏眯着眼睛，直到车子远离，女孩已经立在他眼前，带着一股香甜的烤番薯香过来，淡淡地萦绕在他鼻尖下。

如果女孩是过来找他买烤番薯，说不定他真有这个意向。

显然，不是。

这是一个相当精神又漂亮的女孩，鼻梁秀挺，唇线分明；二十来岁的模样，脸颊还有婴儿肥，充盈的胶原蛋白像发酵的白面馒头；眼睛很大，黑瞳清润明净，里头仿佛汲着足足的水分。此外，她背脊笔直，手里拿着牛皮纸一样的文件袋，像是来……汇报工作。

“我是易茂的实习生，时简。易总，打扰了。”

还真是来汇报工作的，时简是吗？易霏倚着车子，没有架子却带着两分痞性，然后他面无波澜地询问出声：“什么事？”

时简将手中的文件递上，尽量言简意赅：“格兰城乙方施工负责人杨建涛非法转包C区项目，这是分包协议复印件和承接队伍的一些资质文件。”

易霏没有接文件，而是问了问眼前她的身份，“你是？”似乎在提醒着什么。

“易茂的新进实习生……”时简回答，她还有一个身份，有点儿难以启齿：她除了是易茂的实习生，还是杨建涛的外甥女，所以她今天是过来“大义灭亲”的。

“事关工程质量，请您一定要查证处理。”时简又说，为了让易需听得清楚，她加重语气，像是电视剧里那种刚正不阿的小角色在以死进谏。

易需没说话，时简抬起头瞄了下，心中琢磨着，担心自己来错了。可是，只有这样做她才能确保文件真真正正地送到易需手里，又不引起注意。不然，谁愿意在大冬天的三更半夜等在夜场外面？

“哦，我知道了。”易需做出回复。今天他也喝了不少酒，就算没有多少醉意，酒精的作用还是发挥了。他心里还想着事，一时也懒得推敲文件的真假，只觉得今夜神奇还有趣，这样的事情居然由一个实习生告诉自己，越级越权。真是……能耐！

代驾司机还没有来，易需先将文件扔进副驾驶，关门时见身后的女孩还没有离开，随口一问：“会开车吗？”

问完易需自己都莞尔了，他在问什么？结果答案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会。”

“开得如何？”

“应该……还不错。”时简没有谦虚，她有六年驾龄。

易需愣了愣，直接坐进了副驾。时简倒也没有谦虚，挂挡，稍稍看了两眼左右反光镜，就将车熟练地倒了出来。易需不由得看了一眼驾驶座上的人，年轻稚嫩的装扮透着一股子与年龄不符的坦然随性。

车子驶入大道，两旁安静的路灯缓缓往后退着。时简转过头，扬着笑脸问：“易先生，你住哪儿？”

易需说了地址。

“好的……走新芝路？”时简想了想问。

“新芝路是去公墓的。”易需平静地回答她，语气好像她在跟他开玩笑一样。

“难道走天义桥那边？天义桥还没有拆吗？”时简思考了两秒，又连续问了两个问题。

易霏不再作答，但在前方的十字路口，他还是主动开口：“左。”

“好的，易先生。”

“右。”

“好。”

“直走。”

“这里我知道。”

前面就是天义桥了，对面是灯火辉煌的东城，新建的高楼大厦巍峨辉煌地耸立江岸，倒映在江水中，一片波光潋滟。

时简征得易霏同意，打开了车窗，稳稳地踩着油门开过桥。江风呼啦啦灌入。驾驶带来的快乐使时简心情畅快了不少，也使易霏清醒不少。

前方查酒驾，一辆辆车安分地排着队接受检查。时简缓缓踩着刹车停下来，神色有点儿不对。怎么办，她好像忘了自己现在还没有驾照这件事。

易霏察觉到了，一猜一个准，“……没驾照？”

“嗯……”真是一时大意啊，时简抱歉又懊恼地瞥了两眼外面的情况，然后将车窗升起来。她觉得自己应该解释些什么，可又没办法解释。

交警已经查到前面的白色雪佛兰了，查证和酒精检测一样也没有少，时简忍不住叫了下副驾驶里气定神闲的男人：“易总……”

“等会儿再说。”易霏回答她。

可是等会儿，交警就来了。

时简笑了两声，尴尬地说起了话：“老实说，我现在真有点儿担心，没想到今晚这么倒霉。易总，是我连累了你。”

她这样说，易霏倒是有点儿反应了。交警很快过来敲窗，她还没来得及转过头，外面的年轻交警就已经笑咧咧地打起了招呼：“……哦，

原来是易先生啊，真巧真巧！哈哈，祝你夜晚愉快。”

哦，原来只是夜晚愉快。不过，夜晚愉快……个头啊！

时简回到易茂的实习宿舍都快凌晨两点了。手机里没有了便捷的打车软件，她一直走过两三个街口才顺利拦下一辆出租车。

躺倒就睡，直至温暖的光隔着白色纱窗清浅地晃进来，抖落一地金色。迷迷糊糊，还有一道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唤着“宝贝儿”，温温柔柔，带着特有的清爽干净。

“老公……”差点儿呢喃出声。

时简醒来时正抱着一只大枕头，迷迷糊糊，也不知道几点了，剩一半的遮光窗帘只挡一半的阳光，外头热烈的光线大大方方地投进室内一隅，逼仄的室内被照得明亮且清晰。红门黄窗白墙，连续下了几天雨，窗里挂晒着许多未干的衣服，各种颜色拥挤杂乱。

想起来了，这里是易茂给实习生提供的临时宿舍，四人间，目前就住着三人，除了她和赖俏两人，还有一个基本不回来睡的赵依琳。

下铺的赖俏已经醒了，正津津有味地翻着一本《女刊》杂志。赖俏是《女刊》的忠实粉丝，每天的穿衣打扮都严格参照《女刊》推荐来搭配。

时简拿起床头小只的音乐手机——音乐手机听着很洋气，就是多了存储功能，可以从网上下载音乐到手机里——按了解锁键，开锁声音是她以前设置的“喵喵喵”，抱着一丝侥幸，再次输入那个她背得滚瓜烂熟的号码，然后将手机放在耳旁。

保佑！

保佑下一秒叶珈成带笑的声音就从听筒里传过来，笑着问她：“宝贝儿，什么事呢？”

没有什么宝贝儿，系统很快就温柔地提示她——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时简打算起了，今天是周六，她和赖俏都休息。她睡上铺，还不是很适应爬铺，手脚动作都不十分利索，每次下来都要像老太太似的一颠一抖地扶着铁杆。赖俏继续看着杂志；她走到书桌对面倒了一杯水喝起来，清清肠道，顺便做做伸展运动。

“那个……”赖俏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穿着一身浅紫色碎花秋衣秋裤，头发蓬乱，嘴巴却咧着，笑吟吟地问她，“时简，你有男朋友了吗？昨晚那么晚回来，是不是……”说到后半句话，赖俏藏着大块眼屎的眼角不忘暧昧地挤了挤，“是不是出去见男朋友了？”

男朋友？时简回过身，笑着摇摇头，“不是男朋友。”她昨晚见易霏了，不过不能告诉赖俏。

“哦——不是男朋友。”赖俏理解了这句话的逻辑问题，恍然大悟地说，“时简，你真有男朋友了啊！”如果没有男朋友，不应该回答“人家才没有男朋友”之类的吗？

“嗯？”这个问题，时简想了两秒，故作神秘兮兮的模样。

因为，她没有男朋友，她有丈夫。

“那个……时简。”赖俏盘着腿，瞅了瞅手中的杂志，像是想到什么问题，忽然尴尬又好奇地看着她。

时简也好奇地看着赖俏，不知道赖俏要盘问什么。

赖俏瞅着她，摸索出了一句英文来表达：“Are you still a virgin？”

“咳！”她可以选择 go die 吗？时简一口水差点儿呛出来，面色绯红地转过头，对着赖俏。

“还是吗？”赖俏继续关心着。

“……”

她一时没有回答，赖俏似乎肯定了答案，继续问下去：“……你第一次什么时候啊，给谁了，是初恋吗？”

“我……”时简有些淡淡地纠结。事实上，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

不是 virgin，身体是，但是心理不是？如果这样，到底算是还是不是？！她的模棱两可，赖俏自动理解成不好意思，然后又善良地交换出了自己的小秘密，“那个……晚上程子松约我见面。”

“程子松？”

“我一个男性朋友，特别完美的一个男人，我打算今晚将他拿下。”

“……”

赖俏话里似乎透露了某个想法。

不要冲动啊，少女！时简想起程子松了，赖俏一个聊了两年的网友。两人在某个论坛认识，他帮赖俏解决了一个电脑问题，之后两人开始建立联系，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网络爱情如雨后春笋般蔓延了整个祖国大地，不过赖俏和程子松的结局并不好。程先生娶了家里指定的女孩子，赖俏为了他怀孕又流产，好几年没有缓过来。

“赖俏，你不要去见他。”时简坐下来，理由编得很生硬，“网络骗子很多。”

“子松……他不是骗子。”赖俏看着杂志，有点儿生气了，然后转个话题问她，“最近烟花烫好流行，时简，我们抽空一块烫个吧。”

烟花烫？蓬松卷曲，动感十足的烟花烫？时简摇头：“不要吧。”

床上的赖俏瞄瞄她，欲言又止。

时简想了想：“要不我陪你一块去，也好帮你参考参考？如果好的话，我再撤？”

赖俏过来抱住她，感动极了：“时简，谢谢你。”

时简回应了一个笑容，感觉自己有点儿多事，但如果她装作一切都不知道，良心又会有点儿不安。

这间宿舍里，她和赖俏、赵依琳都是易茂同部门新进的实习生，不过最后她和赖俏都没有留下来。她考上了 B 大研究生之后又出了国；而赖俏是为了程子松去了 B 市。

她和赖俏再次见面是在一次校庆活动上，赖俏已经不是曾经模样，失去了原先最可爱的活力。那天赖俏喝多了，对她说了很多话，“以前我们三人一块在易茂实习，现在你有幸福的婚姻，赵依琳成了易需的得力助手，成了女强人。只有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以前我还以为自己是最幸运的那个，能遇进程子松……”

满心欢喜的爱情，谁也不知道后面是缘还是劫。

而她，和叶珈成的确爱情顺利、婚姻幸福、令人羡慕，可两人还是没有好好地相守到白头，她又回到了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青春开始最好的年龄，可惜这一年，她还没遇上叶珈成。赖俏和程子松晚上六点约在君和酒店的茶餐厅见面吃饭。

赖俏决定中午不吃饭了，理由是为了让自己的腰身看起来更显瘦，那样晚上穿上那件新买的收腰外套就得更服帖漂亮。

时简一个人也不想吃食堂，索性走出宿舍到附近超市逛一逛。

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份，个税起征点已经由 800 提到 1600，她现在在易茂服饰的人力资源部实习。易茂是 A 城的大企业，早期以服装行业起家，现已多元化发展，包括易需负责的房地产。房地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时代，稍微有钱的人都在跃跃欲试，何况是本地的大企业。她实习的地方是易茂服饰的人力资源部。今年易茂招的实习生很少，她这份实习工作还是她姨夫杨建涛找人安排的。昨夜，她将杨建涛非法转包的复印文件资料送到易茂置业负责人易需那里，这事单纯从行为上来说，不只是越级越权了。

还特没脑。

如果杨建涛知道是她举报了他，肯定要气得吹胡子瞪眼了。不过，没办法！

时简唉声叹气地推着小车，现在的市场像个千奇百怪的万花筒，各

种品牌层出不穷，眼前货架上的商品相比她不算遥远的记忆里的那些，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收银台结账，消费98块，时简拎着购物袋出来，眼睛被外头的阳光晃了下。她已经适应一段时间了，可惆怅情绪依旧像盘在心底的一条毒蛇，时不时醒来吐吐讨厌的芯子。

吃力地拎着购物袋走了几步，时简看了看袋子里面的东西，发现自己好像买多了。她和珈成结婚之后，虽然家里一直有阿姨买菜做饭，但每个星期还是会逛一次超市的。珈成从来不会让她拎重物，久而久之养成了她逛超市从来不考虑“买多了会拎不动”的情况。

何况后来的大型超市物流很完善，基本可以送货上门。

还没走两步，时简就接到了小姨的电话，让她今晚过去吃饭，给她做最爱吃的松仁玉米；时简想到晚上还要陪赖俏见程子松，便找了个理由拒绝了。小姨在电话里打趣她，笑她是不是有男朋友了，开始忙着谈恋爱了。

哪有那么好啊，她现在都不知道叶珈成在哪里。时简对着电话说：“我明晚过去蹭饭，我要松仁玉米、糖醋排骨、孜然牛肉……”

时简喋喋不休，还没说出小姨最拿手的东坡肘子，小姨那边电话就被小姨夫杨建涛抢走了。暴怒的男人强忍着坏脾气对她说：“时简大小姐，如果你今天不过来，明天星期日务必请你早点儿给我过来，我有话要问你！”

“……噢。”

时简听着心里发毛，长长的“噢”了一声。易需那么快就处理了这事？不仅处理了，还透露是她做的？什么人啊，时简扯了扯嘴巴，弯下腰重新将地上装满东西的购物袋拎起来，吃力地往宿舍走去。

五星级酒店的大堂，什么都是亮晶晶的。

时简回到宿舍就被赖俏拖着来到了君和酒店，她对君和酒店印象不



深，只知道这家老牌五星级酒店曾经颇负盛名，不过很快在即将到来的并购大时代里被兼并重组，收购方就是易家的易霏。程子松从B市过来就直接入住这家酒店，程子松是高级工程师，君和酒店有甲方帮他订好的长期套房。晚餐在9楼的港式茶餐厅，程子松用丰富的食物招待了赖俏和她，海鲜、小吃、烧腊以及最讨女孩喜欢的甜品。

时简情绪不佳，一直浅尝辄止；赖俏很兴奋，不停地问着程子松问题，还不忘给他夹好吃的。

的确，赖俏是一个会照顾人的女孩。

“嘀嗒”一条短信进来，时简看了眼短信，是赖俏刚刚发给她的，内容令她哭笑不得：“亲爱的，放开了吃，没事的。”时简看着餐盘里甜腻的菠萝包，低头咬了一口。

这顿饭，吃得最开心的无疑是赖俏。用餐结束，时简拿起餐巾擦手，稍稍侧目，港式茶餐厅位于君和酒店9楼，璀璨的吊灯照得落地窗一片明晃晃，里面清晰交错地映衬着外头五光十色的广告牌、程子松的彬彬有礼以及赖俏的可爱笑颜。

“时小姐，赖俏说你准备考B大的研究生？”程子松开口询问她，大概是见她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话，所以礼貌性地将她带进聊天话题。

时简摇摇头，回答：“没有。”

“不考了吗？”赖俏惊讶地望向她，夸张又可爱地咋咋舌，不过很快又理解地说，“我看你上个月基本没看书，想想你也是放弃了。”

时简扯了下嘴巴，有些无奈。她是想看书，但是真的看不进去，当年她也是吊车尾考进去的，现在好多课本内容都忘光了，同样是二十一岁的自己，但大脑和想法完完全全不一样。

“不考也没事，易茂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根基背景都牢固，你们都争取留下来。”程子松开口建议。

“真的吗？”赖俏眨眨眼睛，说起了一些内幕消息，“不过我听说